



09955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明賜進士高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洲

陳仁錫評閱

長

宋紀二十三

起丙戌至戊子凡三年

仁宗八

慶曆六年春正月丁亥范雍卒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後徙河陽舉進士為洛陽簿歷官禮部尚書平生行已大畧亦多建立但在延州不納計用章之策而取敗反誣以罪而竄之是其所短云卒年六十八謚忠憲 戊申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二月戊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一

范富去而冗官又多

仁言多而實政少

寅青州地震詔陝西經畧安撫及轉運司議裁節諸費及所置官員無用者以聞 三月辛巳朔日食帝謂賈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等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安利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等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等頓首謝 庚

寅登州地震岬嶠山摧自是屢震輒海底有聲如雷

甲午月犯歲星 夏四月甲寅遣使賜湖南戍兵方

藥 五月甲申京師雨雹河北河東京東同肯地震

而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

胡宿

先見貝州
王則之微

丁度

吳育執法

程珦
程頤
程頤

李初平

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

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為龍戰之會其位在

乾者西北二邊不動必有內盜起於河朔宜為之備

登萊視京師為東北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

坑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洩故陰乘而動小利而大

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戊子減邛州鹽井歲課緡

錢一百萬六月丙寅以久旱民多渴歿命京城增

鑿井三百九十秋七月丁亥月犯南斗八月癸

酉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叅知政事育在政府遇

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二

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歿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

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

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

歿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

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九月甲辰登州有巨

木三千餘浮海而出冬十月詔發兵討湖南徭賊

十一月遣官議夏國公封界周敦頤在南安不

為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珦假倅南安視敦頤氣貌

非常人與語知深於道者令二子頤頤師之尋令彬

邑郡守李初平知其賢薦諸朝且語之曰吾欲讀書

如何敦順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

七年春正月乙亥頒慶曆編敕二月大旱詔求直

言已酉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糧三月癸未詔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之事者有司驛置以聞乙未賈昌朝吳育議不協論者多不

直昌朝時方大旱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相出判大名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諍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遂併罷育出知許州徙蔡州育設

五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三

者詔遣中使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育曰使者欲藉兵立威邪欲得妖人還報邪

使者曰欲得妖人爾育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此特鄉民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乃館使

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黻纁不欲聞見

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爲

出育

禦盜

楊儀

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

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耻示敦厚之道

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

辭且請便郡因命知汝州乙未以夏竦同平章事

丁酉改樞密使竦平章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

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

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

訥爲樞密副使辛丑帝禱雨于西太乙宮日方炎

赫帝却蓋不御及還遂雨夏四月己酉以江東轉

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苛刻相尚並削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仁宗八

四

尹源

軾尹洙卒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文學

知名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

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歐陽修蚤工

偶儷之文洙以唐韓愈之文示之而修之文遂以名

世天聖初天下無事洙獨喜論兵嘗作叙燕息戍二

篇語在宋史洙本傳中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

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卒年四十有七初洙自直龍圖

閣謫官過梁下與一學佛者談洙自言以靜退爲樂

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洙頃若有得自

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仲淹守南陽一日

天下未嘗
無事也但
自不知耳

洙忽手書與仲淹別仍囑以後事仲淹極詞之以其書示朱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詣洙而洙已沐浴衣冠而坐炎爲道仲淹意洙乃笑曰洙死矣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仲淹仲淹至哭之甚哀洙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仲淹驚問所以洙笑曰汝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乃以手拱揖而逝韓琦表其墓謂師魯以文武之才震暴天下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佐而反遭惟讒毀終貶以歿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嘆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以下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五月乙亥蠲天下逋負六月壬戌詔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五

臣寮朝見者留京毋過十日秋七月除災傷倚閣稅及欠折官物非侵盜者八月乙丑析河北爲四路各置都總管九月丁酉詔刪定一州一縣敕

冬十月壬子李迪卒迪字復古濮州鄆城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果位至平章卒年七十七謚文定十一月戊戌貝州卒王則據城反則涿人初以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

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

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爭信事之州史張

繼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

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

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

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從劫庫兵執得一囚之

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殺之又殺

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

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

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六

外者皆攝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

陽政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

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總城下

者日眾於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

知開封府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詔貝州有能獲

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

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縲以引官軍入城者數

百人賊覺率眾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

出胡宿所謂內盜起于河朔至是果不誣云

八年春正月明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距圍將

董元亨王獎等叛亂

田斌田京等御變

用人

明鎬

汪文慶

成爲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令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鎬爲之

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

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

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

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

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歿竦復言所獲恐

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凡六十六

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 閏月

戊申詔以文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七

賈昌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

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元

昊卒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

于母族訛厖訛厖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

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爲皇太后

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審令哥特

愛之以爲太子旣而欲爲審令哥納沒移氏爲妻

見其美自取之審令哥憤殺元昊不效剽其鼻而

去匿訛龐家爲訛厖所殺元昊因鼻創歿

王偁曰自德明歿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強梁凶悍

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
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
此天道也

賢后

王守忠

帝以閏正望夕將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
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
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
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帝所宦者
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
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
夕所遣宦侍后皆親翦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歿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宋紀

仁宗八

八

召對

亦無確然
石畫可惜

也

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
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
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
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
降官領內職如故 二月己卯賜瀛莫恩冀州緡錢
二萬贖還飢民鬻子 三月甲寅帝幸龍圖天章閣
詔輔臣曰西陲備禦兵冗賞濫罔知所從卿等各以
所見條奏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
丞曰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
有不便於民者其悉以陳癸亥以朝政得失兵農要

不學少文
是寬執中
語

務邊防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
人害政姦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召知制誥諫官
御史等諭之。使悉對于篇。皆給筆札。令即奏。上時陳
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獨進曰。臣等皆待臯
二府。固已總萬幾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
至中書條上。學士張方平鎖院草制。至夜分。上言汰
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更賜手札
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
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
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九

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
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
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謫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
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
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郟上言古者人

何郟

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
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
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
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
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

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補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御史中丞魚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強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吳楚蜀晉并捍獯粥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十

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闖茸者爲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爲錢墮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齋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飢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恤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寮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

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缺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歷年既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缺，動踰再期，預闈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官冗之弊，一至于此，願陛下特詔進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十一

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寢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爲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

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爲我朝自二邊欵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師臣出於遽猝非自行伍即恩澤矣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闡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

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皇未免屈已爲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畧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竒正河朔曠平

宋西比事
大都敗于
庸臣特議
其受賄無
疑

可施車陣亦宜請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
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帝
嘉周詢詳敏夏四月己巳冊諒祚爲夏國主先是
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
諒祚幼弱毋族專國以節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
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
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
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壬申罷丁
度爲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度以與夏竦議
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十三

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
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
代度五月辛酉夏竦罷以宋庠爲樞密使龐籍參
知政事何郟論竦奸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
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超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
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罷之乃出知河南
六月甲午明鎬卒鎬字化基安丘人舉進士歷官
參知政事端重寡言木蓋所至安靜臨事不苟既卒人多
傷之乙未詔館閣官須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

明主

館閣親民

丙申章得象卒謚文簡得象字希言浦城人舉進士

其得寵多
用此

歷官輔相僅保祿位不能有爲知范仲淹之賢而復
擠之尤其所短也。秋七月戊戌以河北水令州縣
募飢民爲軍。八月己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
宴。九月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漕米轉給河北州軍。
冬十一月發廩賑畿內貧民。十二月乙丑詔改
明年元赦天下出內藏錢帛賜三司買粟以濟河北
流民。丁卯冊美人張氏爲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
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贇因
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爲美
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奸人之謀不可不察。
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通鑑卷二十三

宋紀

仁宗八

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西京吏禮郎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四

起巳丑至庚寅凡二年

仁宗九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以水災罷上元燈樂

乙卯范仲淹知杭州時孫甫為兩浙轉運使仲淹

以大臣守郡或便宜行事甫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

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庚戌張士遜卒士遜字順

之光化人舉進士致位宰相時曹利用憑寵自恣而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一

士遜不終

孫甫不知人

不能正人諂之為和鼓嘗惡叅知政事程琳多異議

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值知開封府鄭

戩發琳令府吏市第事士遜揣知帝有不悅之意道

輔適至中書謂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曷不

見上明辯之道輔不知士遜賣已遂言于帝帝疑道

輔黨琳併黜之又嘗納女侍於宮中御史楊偕劾之

曰此盧杞李林甫之所不為也然士遜寬厚亦有過

人者一日帝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廢朕朕

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當

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帝曰竟未之見

也然而與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爲辯其不然帝意乃解士遜就第十年而卒年八十六謚文懿 巳未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非貧民 辛酉詔

臺諫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風聞彈奏 二月丁

卯彗星出虛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葉清臣

上對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

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爲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

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

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

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二

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畧不能折衝

尊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

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

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國長

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詰闕以伐西戎爲名即有邀求

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邊累

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

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

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

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墊無廬舍我

亦儘得人
但未盡其
用

虜情

求人

賢不肯共
立有是理

否

田况

劉渙

范全

蔣偕

張亢

劉貽孫

王德基

施昌言

軍儲

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必

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

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

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忠無

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

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所用諸古今故事

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

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况剛果

無傾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于

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

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

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畧張亢個儻有

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

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

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

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

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

由不之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

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

今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為備則臣不知

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註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甲官躡請厚俸，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遙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開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四

中戶下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下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字道卿，蘇之長洲人。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

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庚申，翰林學士錢明逸報使契丹。是月，賜禮部進士一千三百九人。馮京

錢明逸

馮京

范純仁

及第第一。又得范純仁。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

學校式取諸胡救荒式取諸富

部侍郎先是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

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

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它日

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

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

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

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

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

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五

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

加拜前職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帝幸後

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

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六月甲戌帝

以賈昌朝舊學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

尚書都省詔自今非曾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

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邇英閣講乾卦

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秋七月丁

酉詔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內臣 癸卯以范仲淹為

禮部侍郎仲淹舉張昇自代時昇以集賢殿修撰知

陳執中宋
庠不終

間冗兵

病亦在此

蠻寇

潤州仲淹薦昇清介自立直道純誠朝野推服臣所
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上從之八月壬戌陳

執中罷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
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以宋庠同平章

事高若訥叅知政事龐籍爲樞密使梁適爲樞密副

使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

安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人亦以

重厚目之然而欲斬范仲淹豈其見之固滯而爲人

所罔與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帝以

爲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六

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非諸路羸兵

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

內地以省邊費加程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

大名府帝性寬厚雖知其在章獻太后時事亦無宿

怒也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儂氏自唐初

即雄於西原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

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

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

天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

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

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飢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琪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歿、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歿、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戊午、太白犯南斗、己未、罷武舉、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

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歿傷者不可勝計、冬十月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范仲淹置義莊于蘇州、以贍貧族子弟、以仲淹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

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又欲爲買綠野堂。仲淹曰。在唐如裴晉公者有幾。一旦取其物而有之。於心何安。寧使耕壤。或他人有之。吾則不可取也。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十一月詔河北被災民八十以上及篤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一石。酒一斗。十二月遣內供奉高懷政督捕邕州盜賊。李初平卒于郴州。子幼。周敦頤爲護其喪歸葬之。徃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人皆以敦頤不遺舉主。士俗爲之歸厚。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八

吏治

監司宜注
名

二年春正月。以歲飢。罷上元觀燈。命近臣同三司較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時范仲淹知杭州。杭俗好佛事。喜競渡。仲淹自春至夏。日出宴于湖山。縱民競渡。居民空巷出游。召諸寺主僧。諭以歲飢。工價至賤。可興造殿宇。又新厥倉吏舍。日役于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財。仲淹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者。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俾工技貿易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旣而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亡。皆仲淹之惠也。自後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爲令。程頤上

書闕下勸帝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二月甲申。出內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三月丁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詔曰。祖宗親郊。合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爲大饗。蓋亦爲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之數。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仁宗九

九

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夏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禮神主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鐘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

或五十七聲卽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
及御模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翰林學士
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叅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
聲譜法請用之于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
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
聲卽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
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六絃
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
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
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十

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于絲
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
未可翔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
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
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
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
鄭聲不可用詔可癸亥出內藏絹百萬市糴軍儲

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
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
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九

月已酉朝亭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亨天地于

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何如不下

詔自今內降百司執奏毋輒行敢因緣于進者

諫官御史察舉之

冬十月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

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爻括等使夏索党項

叛戶夏表契丹乞伐党項權進馳馬牛羊等物而求

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

妻屬于薊州

十一月己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

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

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十一

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

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召太子中舍致仕

胡瑗同阮逸等定鐘磬制度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

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

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

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

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叔

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

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

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

趙師民

房庶

能破夏可
以作樂能
破虜可以
作樂何須
問累黍

范鎮

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

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

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

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

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

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

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

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

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

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十二

並從之 宋祁田况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

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

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

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

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

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

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

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

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

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

陳希亮

應變

捕盜

懲酷吏

應變

契丹策進

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定三品

官。以上家廟。以陳希亮接伴契丹使者。既還。且請

補外。出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

稱周文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按吏

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相與列訴道

周。希亮徐問其所苦。令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

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衆不

敢隱。乃斬以徇。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

京東轉運使。濰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十三

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女。幾死。吏不敢聞。希亮移捕

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羣

盜爲之屏息。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它使者

不敢按。希亮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既希亮移知鳳

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

者爲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

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

虜人本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告

譯者曰。入吾境。有不如法。吾且斬若。自是無一人譁

者。是歲契丹主策進士于金鑾殿。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通鑑卷二十四

宋紀

仁宗九

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五 起辛卯至癸巳凡三年

仁宗十

皇祐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

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乙丑帝

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女幼閑內則貌類太

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

親視饗膳之節章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

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

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

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

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

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

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

莫哭謚獻穆 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

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 丙戌宰臣

文彥博等進皇祐大享明堂記 三月庚申宋庠罷

魏國大長公主

篤行

宋以搞設
兵校為重

時有偽造救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
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
南府以劉沆參知政事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流民
相屬吏不加恤乃飾厨傳交賂使客以取名譽自今
非搞設兵校其一切禁之五月乙亥班簡要濟衆

方于州縣六月丁亥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三
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蟲魚
之異焉足尚哉姑免孝標罪戒州郡自今勿復獻
作隆儒殿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按

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二

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
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
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
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
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詔以紹堯夏以承舜漢以
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
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
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于天下之聽是用申敕
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
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

宜出千臣
斤之口

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丙子減郴永州桂陽監丁身米錢十萬餘石八月汴河絕流京東淮浙飢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傲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三

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爲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始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冬十月庚子文彥博罷時張堯佐除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

風聞言事
之過

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
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
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
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
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
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
爭帝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
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
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
州罷彥博知許州是時災異迭見吳奎上言今冬令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四

二敵此時
甚易制可
惜無人

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飢饉
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橫
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
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二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
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
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
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
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
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奸謀所破故羣臣
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

聖王

李師中

只管做詩
快憤再無
一挽回國
是之人矣

謚議
劉敞

謂詔屢下
有司亦易
於捐循

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

必加之罪。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奎亦以介

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歿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朝中士大夫各贈以詩。而待制李師中有並遊英

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由是介直聲聞天

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夏竦卒。竦字子喬

江州德安人。舉賢良方正。致位宰相。以文學擅名。一

時為郡。有治績。盜賊不敢竊發。然性貪鄙。數商販部

中。家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眾。所在陰間寮屬

使相猜沮。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至是卒。賜謚文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五

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

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奸邪而

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以龐籍

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叅知政事。王堯臣

為樞密副使。十一月。范仲淹上書言古者內置大

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

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

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

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

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

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

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

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

若守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十二月庚辰新作

渾儀 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

四年春正月戊午徙范仲淹知潁州 己巳詔諸路

貸民種 二月庚子蠲湖州民所貸官米 三月蠲

江南路民所貸種數十萬斛 夏四月廣源州蠻儂

智高反 五月乙巳朔儂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

琪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歿智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六

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

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

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潯等八州知封州曹覲知

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

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

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

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 甲子范仲淹卒時仲

淹自杭徙青州又徙潁州疾甚肩輿至徐州不起年

六十四遺表無所請上使就問其家贈兵部尚書仲

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改適長山朱氏因名

孔宗旦
死節

曹覲趙師
旦死戰

魏瓘

蘇緘

王罕

朱說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斷齋畫粥刻苦厲志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曰我自用朱氏錢何預汝事遂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學舍五年大通六經之旨尋登第復姓易名平生厲志聖賢之學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外和内剛樂善汎愛自奉甚儉臨財好施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上

七

自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頌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至于以中庸授張載以春秋授孫復而啓宋儒道學之原以左傳授狄青而作武人忠義之氣此其所關繫者尤大而反爲衆善所揜尚論者或未之先也歐陽修初以仲淹事忤宰相呂夷簡坐黨人遠貶既而夷簡罷相修始被進擢至是爲仲淹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相擢用希文有驩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仲淹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刊去之修曰吾亦忤呂相者惟其言公乃取信於後世也希文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乃不使解仇于地下堯

夫固是賢者而其廣狹之不同乃如此 壬申命知
桂州陳曙率兵討儂智高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言

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

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于無

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

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

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爲耳鎮自

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爲是 帝出歌器陳于邇

英閣諭丁度等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朕欲以中正

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亦願無傾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七十五

八

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真宗嘗著論帝遂

製後述以賜度等 六月乙亥以楊旼體量安撫廣

南經制盜賊庚辰以余靖爲廣西安撫命同廣東提

刑李樞與陳曙討儂智高廣東轉運軫轄司發兵援

之 丁亥以狄青爲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

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

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

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

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

嘗敕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

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樞副。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秋七月丙午。命余靖經制廣南盜賊事。壬戌。儂智高引衆去廣州。廣東兵馬鈐轄張忠邀擊于白田。忠戰沒。智高進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知秦州。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常有敗奏。旣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

通鑑卷三十五

宋紀

仁宗十

九

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

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

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

鼎州。加沔廣南安撫使。庚午。以狄青爲荆湖宣撫

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時儂智高寇擾日甚。嶺外

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

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

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有是命。青入對。自言曰。臣

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

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

李允

為青副知諫院李允言唐失其政以官者觀軍容致
主將製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

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

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儂智

高騷動嶺外聲搖江西虔州守臣曹觀欲籍民財為

戰守備謀之于處士鍾棐棐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

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曰同舟遇風胡

越可使為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

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

以安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摧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十

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

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

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

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

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

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

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

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於是

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

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

鍾棐

曹觀

觀必得人
心故非以
不倖偷之

范祥

監法之任

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控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冬十月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徃徃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初瑗與孫復同讀書于泰山及是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程頤游太學見胡瑗瑗試諸生以頤子所好何學論頤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十一

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

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十一

呂希哲

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爰得其文。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順鄰齋。嘗以師禮事之。丙子太白犯南斗。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番落廣銳軍各五十人。赴廣南行營。丁丑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

勇智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戊午詔免河西南湖南廣南民供軍須者。今年秋租十之三。十二月壬申狄青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七

勒兵賓州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
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
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
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
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
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
諸將股栗莫敢仰視時冬無雪帝以愆亢責躬宰
相龐籍等請避賢路帝曰朕誠不能感天心非卿等
過也已丑大雪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幼孤鞠于兄
嫂已嘗爲嫂持服及兄喪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爲

言帝曰近世蓋有匿親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
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

五年春正月庚戌白虹貫日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
燈丁度卒度字公雅祥符人祖顓釐貲置書至八

千卷曰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度生八日日始開少
穎悟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積官至尚書右丞卒
年六十四謚文簡性資純直不事修飾喜論時事帝
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爲著龜
也有著述丁巳會靈觀火戊午秋青敗儂智高

于邕州青旣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

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則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

孫洸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

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享軍技

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

之使人行酒云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飲青已微服

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

將孫節搏賊歿山下賊氣銳甚洸等懼失色青執白

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

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

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偽官屬歿者百五十七人生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十四

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

江口入大理至曉座客各未散退忽有馳報者云是

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

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脇者

慰遣之梟師宓等于城下歛尸築京觀于城北隅時

賊尸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歿欲以上聞青曰

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于

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

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時智高兵敗奔

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

此處亦難懸斷

宋儒講道
學尚有真
偽講樂茫
然耳

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
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歿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
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碁已
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徃徃大敗此青之所戒
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二月癸未狄青復
爲樞密副使甲申赦廣南凡戰歿者給棺價護送還
家無主者葬祭之賊所過郡縣免其田租一年死事
家科徭二年丙戌詔余靖經制廣西與都監蕭注等
追捕智高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
制誥王洙奏黃鐘爲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七十五

七十五

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
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
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
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
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
者據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
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鍾長
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鍾纔四分
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即黃鍾大呂反
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鍾

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乙巳高若訥罷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樞密副使龐籍及臺諫皆論青武人不可長宥府帝不聽甲子詔諫官御史毋挾私以中善良及臣僚言機密事毋得漏洩以孫抃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毋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十六

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管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

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

以樂得官
何所不至

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噴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御紫

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乙未詔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十七

河北荐飢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勞來者上其狀不稱職者舉劾之 秋七月乙巳詔荆湖北路民

因災傷所貸常平倉米免償

戊午詔太常定謚毋

為溢美

閏月壬申龐籍罷籍姻屬道士趙清貺與

堂吏皇甫淵受賂事覺刺配達州道死諫官韓絳論籍陰諷吏杖殺清貺以滅口復按無實言者猶不已罷籍知鄆州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為相聲名減於治郡時 是月詔定自今內侍供奉至

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賊私罪者乃得為之 八月以

陳執中梁適並同平章事 詔南郊始用舊樂其新

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
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
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
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 九月乙酉御崇政殿觀
新樂是月夏及契丹平 冬十月丙申朔日食丁巳

亦未見平

恤畿民

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間利害端明殿學
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
元額減二分永爲定式 十一月己巳日長至祀天

地于園丘以三聖並配 十二月詔轉運官毋得進

通鑑卷二十五

宋紀

仁宗十

六

輔郡

羨餘 以曹陳許鄭滑州爲輔郡餘畿內置京畿轉
運使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主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六

起甲午至乙未凡二年

仁宗十一

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大寒民多凍餒歾者有司瘞埋之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豈特樂所召哉 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

通鑑卷二十六

宋紀

仁宗十一

一

有佞樂者有佞后者甚無謂也

伯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

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溫成皇后治喪皇儀

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

帝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

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因力求罷

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溫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為

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二月壬戌孫沔罷

以田況為樞密副使 徙周敦頤宰南昌邑人皆曰

執中潦倒

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豪民黠吏惡少憐憐焉。不獨以得罪爲恐。又以污善政爲耻也。

三月己巳。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爲樞密使。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嬖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拜樞使。壬申。賜邊臣攻守圖。庚辰。

吳及

以太史言日當食。下詔改元。易服避正殿。減常膳。是時帝春秋既高。無子。大理寺檢法官吳及上疏。臣聞

通鑑卷二十六

宋紀

仁宗十一

二

官師相規。工執執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效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

何罪陷于刀鋸。因而夭歿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皇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及初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錢法。至歛下有司議。及爭不可。王者志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詘。夏四月甲午朔日。食用牲于社。五月壬辰。太白晝見。秋七月丁卯。以程戡參知政事。戊辰。梁適罷。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已巳。出御史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八月丙午。以劉沆同平章事。初。沆爲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沆請對極言得失。帝下其議于中書。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爲之。冬十月。

壬辰詔士庶家毋得以嘗備顧之人為姻違者離之
丁酉莽温成皇后劉沆充温成皇后園陵監護使

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等言宰相不當為贈后典葬
不報既葬祔廟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
其子瑾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太常博士張述以

儲位未立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
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
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
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
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
通鑑卷二十六 宋紀 仁宗十一 四

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為
計此臣拳拳為陛下言也述在皇祐中蓋嘗言之前
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帝終不以為罪十一月太

常博士吳充太祝鞠真卿以論温成皇后追冊事降
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陽軍集賢院判馮京言充等

不當黜宰相劉沆怒并黜京知濠州上曰京何罪但
解其記注知制誥劉敞上疏曰臣昨聞吳充黜官馮

京落職將謂其所言過當觸忤聖意及於延和殿奏
事而奉宣諭乃知充等舉職京意無他不知中書何
故必欲排逐傳之四方反謂陛下不能納諫所損不

小臣披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皆爲不忠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今者此事未必非致災之由也望陛下留神省察疏上留中是歲大旱胡宿口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及言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

二年春正月丁亥晏殊卒殊字同叔撫州人始年十

通鑑卷二十六

宋紀

仁宗十一

五

四真宗召試闕下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真宗愛其不隱除祕書省正字歷翰林學士謹厚自持以至相位訃聞謚元獻命歐陽修爲撰舊學之碑二月壬辰汾州團練推官郭固上車戰法授衛尉丞潭州上瀘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

所作其名云。粵朕皇祖寶劍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
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
後收鑄。正其鉏。使下垂。叩之。舛鬱而不揚。其鉤鐘又
長用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
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三月丙子
改封孔世愿爲衍聖公。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
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
改封。仍令世襲。是月以早除畿內民逋芻。及去年
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外咸言得失。龐籍密疏曰。
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

通鑑卷二十六

宋紀

卷十一

六

契丹求御
容

恤役

既安。則災異可塞矣。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
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辛亥。定差衙前
法。初太宗。享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奸僞滋生。而
里正衙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爲至重。民多破產
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爲帝言之。乃視貨
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署籍分爲五。則定役輕重。而
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琦又議建并州軍爲節
鎮。胡宿上言曰。晉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
北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

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

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

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

列於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乙卯出米京城門

減其價以濟流民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抃彈劾

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

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

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克

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

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

通鑑卷二十六宋紀仁宗十一七

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克等悉得召還

五月己未錄繫囚辛酉詔中書公事並用祖宗故

事戊寅詔戒百官務飭官守六月戊戌陳執中罷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

咎小婢出外舍歿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早

錄囚范鎮言陳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

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

和責宰相而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致誣以禽獸不爲

不可致詰之事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使之

爲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

史亦可斬御史怒其劾鎮以爲阿附宰相鎮不顧力爲辯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避之旣而趙抃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罷執中爲相八年其所長者唯四方問遺不及門人莫敢干以私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任帝曰如是則富弼爾素曰陛下得人矣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通鑑卷二十六

宋紀

仁宗十一

八

契丹耶律防

張昇不預所舉

蕭注

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皆得人矣以張昇爲御史中丞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是月余靖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儂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伏誅時智高已歿于大理亦函首至京師秋八月

契丹麗號

契丹宗真入秋山有疾歿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王

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爲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
太后爲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悅嘗因夜
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
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
臣下無勛勞宜序進之宗真佛然怒曰若爾則是君
不得專豈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
臣以絕其言九月戊午契丹使來告其國主宗真
殂帝遣使祭奠戊辰詔試醫官須引醫經本草以對
合格者官之冬十月癸丑下溪州蠻彭仕義入寇
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爲刺史五世矣至是
通鑑卷二十六

宋紀

仁宗十

九

仕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義嘗殺誓
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
置官屬將起爲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
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義遁入它洞不可得俘
其孥官軍戰歿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
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十一月己未行並邊見
錢和糴法十二月丁亥修六塔河河入中國行太

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岷東更平地二
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
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棗濱德博懷衛鄭

等利及開封往往受其害于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不除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屢有證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嘗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上疏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

通鑑卷二十六

宋紀

仁宗十

十

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于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帝不聽知制誥劉敞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逕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居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逕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

契丹置博

契丹不能識問澈澈曰此所謂駁也為說其音聲形
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契丹初置
五經博士助教契丹主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者再親
御清涼殿策進士四十四人復詔設學養士大頒五
經傳疏至是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通鑑卷二十六

宋紀

仁宗十一

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六

明賜進士俞忠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七

起丙申至己亥凡四年

仁宗十二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人以劉義叟之言為驗明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一

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扣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

大臣忠愛
卓識定力

丹足燭奸
厥足定變

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臆所當言也。得行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妙用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

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二

張載

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初，張載因范仲淹勸讀中庸，讀之，猶以爲不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兩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兩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弃異學，淳如也。三月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沒。壬申，遣官謝天地宗廟社稷諸祠，閏月癸未朔，以王堯臣參知政

事程戡爲樞密副使戡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詔前後殿間日視事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程琳卒琳字天球博野人舉服勤詞學科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前後守魏十年人愛之爲立生祠爲人斂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于財而厚自奉養章獻朝嘗請立劉氏七廟且獻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夏四月

壬子朔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湖北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一

三

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橐不可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千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錡斲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是月大雨水注安上門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爲微許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

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
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
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
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歿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
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
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
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
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
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
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四

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
有急兵鎮義當歿職不可歿亂兵之下比乃鎮擇歿
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
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
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
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
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歿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
告急兵之變歿且有罪其為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
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
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

甚難鎮日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成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七宗十二

五

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

呂景初

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于是

王堯臣

宰相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六月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對言

闕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秋七月乙酉命京東

西湖北監司分行水災州軍賑飢蠲租已丑出內藏

銀絹三十萬賑貸河北是月彗出紫微垣八月庚

戌朔日食癸亥罷狄青判陳州青在樞府每出入

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壅馬足不得行又其家夜

醮焚楮火光徹外探吏馳報開封及府使詞其宅則
火熄久矣明日都下盛傳青家光怪燭天會大水青
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起疑翰林學士歐陽修
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不惟於國不
便鮮不爲身害者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知制誥
劉敞出知揚州陞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青
不自安乞外乃以使相判陳州以韓琦爲樞密使
是夕彗滅 九月辛卯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改
元 冬十月以周敦頤爲太子中舍判合州至則民
心悅服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亦不從部使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一

六

君子不易
識不苟合
汗終不失
爲君子

者趙抃惑于譸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也 十
一月辛巳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爲樞密使德用將家
子習知軍中情僞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
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
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 十二月壬子劉沆罷以曾
公亮參知政事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爲御史論

私憾出諫

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
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
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
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

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沈引格出之中丞張昇
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
沈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應天府沈長於吏事然
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輕士類論者以
此少之 以包拯爲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拯性峭
直剛毅惡吏苛刻爲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
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以悅人平生無
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
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龍圖京
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有囚犯法吏受
寬囚罪不知竟亦爲吏所賣也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一

七

二年春二月壬戌杜衍卒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自
少舉進士以至爲相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
節偉如也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
以旣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謚正獻 癸酉王德用卒德用鄭州人爲時名將自
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

計策多所改作。德用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師真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虜兵軼境，遂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于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初，韓億、宋祁同召試中選，時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人有空疎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人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八

俱成大名。德用已卒，億謂祁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礪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三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初，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于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惡之，屢下詔書戒救，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曾臆

蘇軾

曾鞏

朱光庭

蘇轍

呂大鈞

漫陳它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體，澶漫不合程式，悉乞考落。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至是歐陽修知貢舉，疾時文之詭異，且嚴挾書之禁，得蘇軾刑賞論，欲以冠多士疑門下士。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及拆封，則軾也。凡時所推譽善文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生，候修晨朝，聚謀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禁止，至爲祭文投修家，緝其主名，卒不能得。然自是塲屋之習，遂爲之變。軋茁之辭，始革矣。癸卯帝御殿親試舉人，及第出身者凡八百七十七人。是科得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九

鞏乙科得呂大鈞，先是貢士張吳二人以殿試黜落，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自此殿試士遂免黜落。是月狄青卒于陳州。

青汾州人，風骨竒偉，少善騎射，里間俠少多從之。旣補戎行，持重有謀，行師當先，所向有功。及爲將，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摧兇克敵，名動殊俗。爲國虎臣，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爲其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夏四月丙寅，幽州地大震，壞城郭，覆壓死者數

萬人已巳邕州大峒蠻儂宗旦入寇 五月己亥詔

舉行磨勘法 秋七月詔河北諸道總管分遣兵官

教閱所部軍詔陝西河北諸路經畧安撫舉文武官

才堪將領者各一人 孫復卒復字明復晉州平陽

人復疾時韓琦言于上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

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八月丁卯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絕田

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

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

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七宗十二

十

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如

舊 京西唐鄧間多曠土入艸莽者十八九或議置

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

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召信臣故陂渠遺跡而

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

自歸及淮南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

數萬頃變磽瘠爲膏腴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

以爲言遂留再任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

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

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

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晉文成弟也弟先面見於禮爲順况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初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十一

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旣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 是月契丹太后蕭氏薨斤死

三年春二月癸卯契丹使來告其祖母哀遣使祭奠夏四月丙辰詔守令或貪恣老昏以弛爲寬以苛爲察以增賦歛爲勞以出入刑罰爲能而部使者莫

之舉刻自今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倖毋縱有罪以稱朕意。吳育卒育字春卿建安人舉禮部第一中甲科明敏勁果彊學博辨能自持度其論元昊尤爲先見當時不從遂致疲敝中國後乃竟如其議人皆服之卒年五十有五謚正肅。六月丙午文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買昌朝遂代爲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剏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待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爲正人所與。程顥爲鄆縣主簿初至令以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十一

年少易之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決顥問其人曰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三十年矣取錢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吾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吾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歟不服安能殺人其人

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顯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顯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張載爲邠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酌。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况爲樞密使。張昇爲樞密副使。時羣臣皆以建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十三

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旣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管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第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

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加歐陽修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初，包拯知開封，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修代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政勵之者，修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秋八月己亥朔日食。己未，王堯臣卒。堯臣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第一，歷官參知政事。在朝多裁抑權倖，京師數爲飛語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堯臣處之自若，而上亦一切不問也。至是卒。上悼惜之，謚文忠。是月下溪蠻彭仕

義降。先是，任義陳乞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之。簡夫度任義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地五百餘里。任義計窮，遂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孥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黠鷲益甚。冬十月癸亥，除河北坊郭客戶乾食鹽錢。十一月癸酉，議減冗費。己丑，置都水監，罷三司河渠司。十二月己巳，詔三司歲上天下稅賦之數。三歲一會，虧盈以聞。閏月丁卯朔，詔吏人及伎術官職毋得任知州軍提點刑獄。丁巳，詔定制科進士遷次之格。時開歲舉士，登

第者衆驟致顯擢欲稍裁抑之下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人除大理評事僉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鑠廳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施于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帝之世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八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官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十五

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于社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右正言吳及上疏曰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侍

孫沔不終
龐籍未可
輕議

驕縱無節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師，非其人爲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劍，爲國深耻。沔繇此坐廢。二月己巳，罷摧茶自茶爲官，摧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元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旣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十六

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爲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爲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

昉、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

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推貨務，以償邊糴

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

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

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

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

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

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于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

何昉

王嘉麟

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此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間幅負數千里爲陷奔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徃就問之而皆謹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凡歲

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納錢于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受罪先時商賈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夏四月癸酉封周世宗

後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詔曰先王推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一

六

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衰其後嗣實以殊禮豈非聖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民靈欣戴曆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德義丕顯頃者推命本始褒及支庶每遇南郊許奏白身一名充班行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上采姚姒之舊略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異其仕進之路申以土田之錫俾廟寢有奉饗祀不輟庶幾乎春秋三統厚先代之制矣蓋從著作左郎何昂請也 癸未陳執中卒

執中字昭魯南昌人恕之子也以父任歷官至宰輔卒年七十贈太師命議謚禮官韓維謂執中追冊張

貴妃位號此不忠之大者至其治家益無足言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乃杜門謝客曰我無私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

榮靈帝改謚曰恭子世儒與妻婢殺生母皆弃市

辛卯詔中外臣庶居室器用冠服妾媵有違常制必罰 五月戊戌詔除猜防大臣條約先是陳執中爲相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至是並除之 壬子遣官經界河北牧地餘募民種

執 六月丁丑吳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

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

通鑑卷一十七

宋紀仁宗十二

五

路飢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飢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上嘉納之詔轉運司凡鄰州飢而輒閉糴者以違制論胡瑗卒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少與孫復石介同讀書太山十年不歸景祐明道以來學者知尊師道唯推三人而瑗之徒尤盛卒于杭州葬于烏程何山之原秋七月丁未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先是帝遣使祈嗣于茅山絳時爲翰林學士當草祝辭因言祈嗣顧禱祠何益女御閉于深宮者衆宦人養子絕人之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螽斯之福于上也帝即日出宮人且裁定宦人養子之令至是絳復有言遂并出劉黃二人田况罷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閣女御多遷擢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口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

留意臣敢爲陛下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覲覲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旣高古有定負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一二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負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于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

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一

二十

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邪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師道又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爲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爲備禦帝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冬十月癸酉大裕于太廟帝將親裕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知太常禮

濮王

院韓維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裕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十一月庚子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于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詔天下舉遺逸時富弼爲相意河南必以邵雍應詔值文彥博以使相判河南府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遂通鑑卷二十七

宋紀

仁宗十二

五

黃景
常秩

以福建黃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王拱辰爲河南留守乃薦雍賴川薦常秩適弼以憂去位乃以雍秩皆除將作監主簿召命下二人皆不起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八 起庚子至癸卯凡四年

仁宗十三

嘉祐五年春正月辛卯朔白虹貫日太白犯歲星是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三月癸巳劉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沆卒沆字冲之永新人以進士起家挾貴妃進至相

位 乙未歲星晝見壬子以蝗澇相仍敕諸路賑飢

仍察州縣不稱職者 夏四月程戡罷以孫抃為樞

密副使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

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

罷為羣牧制置使 丙戌命近臣同三司議均稅

五月丁酉詔三司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以

寬民力 己酉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

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

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

不察州縣必有以賑飢為自賑者

此名也顧其實何如

慶非其地

治一縣未嘗不良但

不宜觀之天下故文

章可多不

政事一不

察必有操

刀殺人者

矣

不次進用

此用人大

銳之始老

臣何亦為

是言

安石非借

廉退作題

日其性本

潔

最不是此

明器明爭

韓歐陽文

司馬周程
人才何如
出言太憤

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

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

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

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為諫官

安石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用為

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江西刑獄

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

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

就也及是為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石果於自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二

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

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

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

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

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

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

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閭

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

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
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
此○是○本○心○而激成壞苟本諸君子也

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戒告訂

六月乙丑詔戒上封告許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彈劾小事不關政體者 秋七月癸巳邕州言交

宋士克

趾與甲峒蠻合兵寇邊都巡檢宋士堯拒戰歿之詔發諸州兵討捕 戊戌歐陽修等上新唐書先是帝

新唐書成

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三

宋祁

曾公亮

樞密使以張昇孫抃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

於前文省於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者一人修以祁爲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庚戌詔中書門下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辯激巧僞者放黜之 八月壬申詔求逸書

九月己丑太白晝見 冬十月乙酉深州言野蠶

成繭被于原野 十一月辛丑宋庠罷庠再登用浮

宋庠不終

沉固寵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游殿中侍御史呂誨

論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罷判鄭州 以曾公亮爲

百歲以上
為官亦異
教

為大臣毋
突罷安

叅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槩為樞密副使以薛向為
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事 十二月辛巳以諸州
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補州助教

六年春正月乙未許兩制與臺諫相見 二月乙丑

詔良民子弟為人誘隸軍籍者許訴還之 三月巳

亥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

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

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庚辰陳旭

罷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

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四

邪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以包拯為樞

密副使 五月丙戌詔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

丁酉宋祁卒祁字子京安陸人庠之弟也祁舉進士

歷官龍圖閣學士遷左丞進工部尚書卒年六十四

自為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且曰吾學不名家文章

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

受贈典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乃謚景文 六

月壬子朔日食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

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

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

勿請謚遂
成大臣套
局

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壬申歲星晝見，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嘗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歿，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

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能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

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綱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

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樞密院。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漢吳漢曰：臣歿無所言，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

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畧曰天下重器也得之於艱守之於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羣雄已服衆心已定凡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太山之不可搖也于是有驕情之情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七

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也二曰惜時其畧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象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三曰遠謀其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異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四曰謹微其畧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其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

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
滋月溢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少而功百倍
矣五曰務寬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
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
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
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
量才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
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
盛美無益也又言故事凡臣寮上殿奏事悉屏左右
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
聽聞恐漏洩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
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八

戊寅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
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賫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
拜之則避于室吏置敕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
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七
月丙戌詔賑恤淮南江浙水災 癸巳詔曰臺諫爲
耳目之官乃聽險陂之人興造飛語中傷善良非忠
孝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申飭百工務敦實行循而弗
改者絀之 八月丁丑詔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

久任

再任

宿恨新進
喜事而執
之太過

其賢否比令有司詳定厥制其各務祇新書核事實以稱朕意仍令考校轉運提刑課績院以新條目施行 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才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詳而吏多失職非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人才獨少而世變殊哉殆不得久于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奸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遽難責效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諸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政績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連書同罪保舉將政績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九

再任 閏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為劍南西川節度庾子以韓琦為昭文館大學士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能顧惜大體時羣臣方建利害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弃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

語雖激而
亦有理然
朝隙不可
解矣

英宗

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遵爲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

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

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

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

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

母喪遂去職。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爲首相。

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

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

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

司。冬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旣連失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十

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

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

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

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

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

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

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

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

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

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

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旣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二

十一

亦不苟

後許之 十二月丙戌復豐州 以周敦頤爲國子

博士通判虔州時趙抃守虔熟視敦頤所爲乃大寤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七年春正月乙亥詔南郊以太祖配爲定制 二月

己卯朔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民之不能葬者 三月乙卯孫抃罷以趙槩叅知政事吳奎爲樞

密副使 夏四月夏國主諒祚遣使來稱宣徽南院

使詔戒之曰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爲漢藩輔今爾

弗蹈于前烈乃竊署重爵以奉幣于朝方邊吏拒還

郊

包公所宜
稱恐不止
此諸蠻姪
皆願賜姓
包亦奇事

立皇子

樂

乃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覽貢函。而僭
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
然。棄信慢常。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
斯民。毋忽是圖。以好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即
不得僭擬。五月戊午。太白晝見。庚午。樞密副使包
拯卒。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始舉進士。以親老侍養。
不仕者十年。起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何爲割牛舌。
屠其牛鬻之。旣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
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
率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僅足。貢數秩滿。不持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十一

一硯歸。及知諫院。知開封。剛毅之操。神明之政。爲世
名臣。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六月丙子。朔。歲星晝見。
秋七月戊申。太白經天。八月己卯。立宗實爲皇
子。賜名曙。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隸于太常。翰林
學士王珪言。管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
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
神。使鳥獸盡感。况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
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
革。而無木音。夫所謂祝敵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
顧豈容有缺邪。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祝。敵之

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祝敵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祝敵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祝敵又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上三

十三

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畧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殆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

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早于廟。則樂可不作。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十四

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

出內藏

陳烈

梁適得休

厨而已中外相賀 冬十月乙未太白晝見丙申詔

內藏三司出緡錢百萬助糴天下常平倉 召福州

處士陳烈爲國子監直講不至烈候官人學行端飭

動遵古禮篤於孝友御童僕如對賓客從學者常數

百人公卿交薦其賢朝廷屢召之固辭不起人問其

故烈曰吾學未成也 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

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

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爲煩密繼祖不自

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兄子克

柔權領州事 十二月丙申帝幸寶文閣爲飛白書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十五

分賜從臣作觀書詩命韓琦等屬和遂宴群玉殿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于福

寧殿之西閣 三月丙午龐籍卒年七十六籍子醇

之單州武城人舉進士及第爲杭州司理參軍歷官

宰相明知果決精於法令治民有惠愛特於治軍甚

嚴士卒畏之謚莊敏 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

四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于是皇

后悉斂諸門鑰寘于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

再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 夏四

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琦攝冢宰宰臣

仁宗正其
終英宗正
始諸大臣
之功亦復
不淺

不可乃止

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幃衾裯多用繒絕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于亂傳曰爲人君至于仁誠無愧焉。

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畜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

論也

賢太后

高皇后

循良

乙亥帝不豫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立高氏爲皇后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爲皇后 五月戊午以富弼爲樞密使 調程顥爲江寧上元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十七

主簿值令缺顥攝邑畫法均田稅盛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常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顥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顥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茅山龍池有蜴蜥五色而文祥符中使使取至途中使奏云飛空而去遂嚴奉

調和兩宮
太后固賢
后也不得
專美臣子

以爲神顛至捕而脯之羣疑始釋見人持竿道旁以
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蓄
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
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
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
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
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
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
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
著于天下晉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
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
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
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
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
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
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
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
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
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
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
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癸亥歲星晝見 契丹耶
律重元反兵敗自殺初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
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
田于灤水之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涅魯古與樞密同
知蕭胡覩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官使耶律良上變
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
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爲備臣請
帥衛士討之涅魯古聞召知事洩遂誘脇弩手軍犯
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北院仁先曰陛下若捨扈從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九

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
環車爲營折行馬爲兵仗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
抵扭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數
千人與涅魯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出爲近
侍渤海阿廝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覩
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若候明日外援必至其
誰從我胡覩曰第圖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爲黎
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
重元僭位以胡覩爲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
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刺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俟賊氣

沮背營而陣乘便奪擊塔刺自外擾之賊徒大奔追
 殺二千餘里重元走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
 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
 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乙辛等加賞有差 八月癸
 巳以生日為壽聖節 九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神
 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辛亥子仲鍼進封淮陽
 郡王改名頊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十
 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
 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
 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
 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三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西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九 起甲辰至乙巳凡二年

英宗一

治平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戊戌太白晝見 三

月辛酉雨土 夏四月癸未放宮女百三十五人

五月己亥濟五股河河流派別于魏州之第六埽曰

二股河其廣二百八距魏恩德博之境百三十里東

至德滄入海轉運使韓贛請浚之以紓恩莫之患至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一

是詔併五股河治之 戊申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

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

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

去我當居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

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

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

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

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

太后撤簾亦自決矣善則嗚君讀史詳之○使史臣有識當書太后即命撤簾則于古信史承臣別子兩

無情矣者
後日邪不
平琦諂之
曰此事當
時出太后
意豈可顯
言衆更信

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
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
之時可屬大事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處事應
變。曾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
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
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己未熒惑犯太微上
將 閏月戊辰輔臣進爵一等 六月己亥增宗室

教授先是以王陶等爲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一 二

爲皇子宫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
志意不通。敎者止於供職。學者止于備禮。而左右前
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
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

訓備

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
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
巧之人。誘導爲非者。委任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
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
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
之。至是封皇子瑁爲潁王。王陶等爲翊善記室 辛

酉太白晝見壬戌歲星晝見 癸亥余靖卒靖字安

道曲江人舉進士為贛縣尉官至尚書左丞為人質

直剛勁治歷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

卒年六十五謚曰襄 秋八月甲寅太白入太微垣

竄任守忠

丙辰內侍都知任守忠竄斬州初章獻太后臨朝

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

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

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

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

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一

三

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僉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

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

罪當死遂責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

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

中外快之 以趙瞻為侍御史瞻上疏曰英斷獨化

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

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弊陛下

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

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

說其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

趙瞻

濫套
可刑

爲也以從天下之望耳帝稱善久之以傅堯俞爲

右司諫同知諫院帝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帝深然之九月詔日開經筵時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

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左右史闕帝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

以韓維對遂除維同修起居注邇英進講帝初免喪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一

四

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親近儒臣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丁卯復武舉冬十月丙申詔中

外近臣監司舉治行素者可備升擢者十一月乙

亥刺陝西民爲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

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

而威服四夷非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爲

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

既不便豈
有先刺之
理

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
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
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
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
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
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
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
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旣安然
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
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一

五

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畧不
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
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
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切意議者必以
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

韓公主意

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

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

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

權宜

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
之時間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

戰鬪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一。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

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况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救與民約。永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

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及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強悍無賴者以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歿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寔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寔出于琦雖光六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十二月吳奎以父喪去王疇爲

樞密副使吐蕃木征以河州內附初唃廝囉娶李立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一

七

遵女生瞎毳及磨毳角又娶喬氏生董毳李氏寵衰斥爲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唃廝囉不能制磨毳角因撫有其衆寶元中磨毳角歿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唃廝囉瞎毳仍居龕谷而歿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毳與母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盛強獨有河北之地由是唃廝囉所部分矣至是木征率其衆以河州乞內附 以內侍爲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

土吏白職
辨詰續紳
自議恢強
何妨

罷蔡襄

曆

議禮

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
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
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
專制閩外之權傳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以胡
宿為給事中時曾公亮任雄州趙滋專治界河事宿
言于帝曰憂患之來多藏于隱微而生于所忽自滋
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鬪爭南北
通好六十餘年內外無患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
近來界上交侵小故乃城砦主吏之職移文足以辨
詰何至于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耻燕薊外屬者天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一 八

二年春正月甲戌賑蔡州 契丹立梁王濬為太子

二月甲辰大風晝冥 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
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
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

知杭州 三月己巳判司天監周琮等上所造明天
曆 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

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
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

當時亦宜量加尊禮此臣子之過也

此論曰不
可少非天
子不誅禮
典不得凡
為臣子先
顧君父之
所安即是
萬世之所
安但宜酌
情禮不至
太過甚耳
○有不推
尊者有推
便有斟酌

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
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

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

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

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

光獨議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敬愛之

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

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

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

多宮車晏駕之後教語妙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

九

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

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

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

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

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

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

具以光手橐為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

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

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

歐陽公豈有謀主之念亦發于公心只當一動於氣斯下矣

天子虛心議札

定疆界

大臣不和

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五月癸亥詔以綜核名實勵臣下。以陳旭爲樞密副使。詔皇子及宗室甲屬勿授師傅官。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爲子爲父母師。於義未安。故有是詔。六月己酉詔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奉濮王典禮。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今有司博求典故務在合經。詔遣官與契丹定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一

十

疆界。秋七月癸亥富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爲樞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

歐陽公議
孔不為官
卑不為名
高諸君子
委曲斟酌
自歸至當
乃至紛紛
以去而公

亦誤用蔣
之奇豈不
可惜
須知臣子
無一事可
以居功者
居功即鄙
夫

水災

州 戊寅賈昌朝卒昌朝字子明真定人真宗祈穀
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進士除常州晉陵縣主
簿歷侍從多得名譽及為相執政乃不為正人所與
庚辰張昇請老帝曰大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
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蹈舞司馬光亦疏昇忠謹清
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
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
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
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

呂公弼為樞密副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 十一

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
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
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
曰斲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詔
是月詔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百八十八人 八月庚

寅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司廬舍漂人民畜產不
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
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
屋皆摧没人畜皆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
八十八人乙未詔曰益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一

十三

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
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惟懼不能以承
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爲沴乃八月庚寅大雨
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
災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於政
與將天下刑獄滯寃賦繇煩苦民有愁歎亡聊之聲
以奸其順氣歟不然則何天戒之甚也今飭躬焦思
欲銷復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祈自新厥路
何繇焉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
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
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朕之不逮初學
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雨災
專以戒朕不德可更曰協德交修且命罷宴減膳禱
於山川司馬光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
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
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于深淵浮苴栖于木末
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穎之間積尸成丘今夏疫癘
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
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歿於厓溺者不可勝紀陛
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

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爲讒人離間。兩宮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誠有不慈。陛下爲人子。安可遂生忿恨。先帝擢陛下于衆人之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凡百奏請。不肖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察其是非。今乃一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它人所言爲是乎。此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也。帝嘉納之。

九月壬戌。雨罷大宴。壬午。太白犯南斗。唐州太守

趙尚寬

趙尚寬歲滿當遷。帝嘉其在任。輒勸課特進一官。

循良

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忠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

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爲天下倡。冬十月乙

巳。雨木冰。十一月吐蕃唘廝囉。死。以其子董氈爲

保順節度使。十二月辛亥。太白晝見。以王回爲

上回

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字深父。侯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一

十三

官人舉進士初爲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文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夫之於婦兄之於弟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若朋友則親非天性合非人情從非衆心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聖人旣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居潁川父之不肖仕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

在廷多薦者竟厄于數君子惜之

通鑑卷二十九

宋紀

英宗一

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

明賜進士出身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 起丙午至丁未凡二年

英宗二

詞臣火體

治平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韓琦求去鎮草

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

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修修為帝

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修為之

也 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已卯温州火焚官民

通鑑卷三十 宋紀 英宗二

居萬四千間歾者五千人 丁丑皇太后手詔下中

書門下宜如前代故事濮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

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皇帝可稱親濮王稱王夫人

並稱后以瑩為園即園立廟辛巳以王子宗懿為濮

國公主祠事壬午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以議禮

黜先是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時范鎮尚為翰林

學士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

失非細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呂誨范純仁呂大

防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誨

等遂劾韓琦專權導諛附會邪議使陛下厚所生而

以議禮求去非也以議禮黜大臣非也

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劾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而曾公亮趙槩同聲附和以希執政乞皆貶黜時中書亦上言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請明詔中外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亦未即下詔也。至是以皇太后手詔衆論愈激誨等又上言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箝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謫於主上。今復以移於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不報于是呂誨等繳

通鑑卷三十

宋紀

英宗一

二

納御史勅告家居待罪命閣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乃出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三月庚申彗星晨見于

室辛酉黜諫官傳堯俞御史趙鼎趙瞻時堯俞鼎瞻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

此時韓歐
無不去之
理

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
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
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辛未以
黜呂誨等詔内外辛巳彗星見西方如太白長丈有
五尺壬午字于畢如月夏四月命龍圖閣學士司
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紀傳之體文字
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
旁采它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
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畧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
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英宗二

三

劉恕
趙君錫

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
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
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敞代之辛丑宋庠卒庠

字公序舉進士第一歷官平章樞密使先判州郡所
至以恬靜爲治及再登用浮沉自愛卒年七十一謚
元憲戊申蘇洵卒洵字明允眉山人始舉進士又
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
六年始復爲文旣乃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
爲歐陽修所知自是蘇氏文章遂擅名于天下庚

戌胡宿罷知杭州以郭達同僉書樞密院事達少隸

蔡挺

趙明

張玉

陸詭

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僉書樞密院事
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
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勛勞爲天下所稱則可
逵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夏人寇邊慶經畧
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
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
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
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氈帽
督戰挺先遣强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
去徒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
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
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詭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
敢狂悖不稍加折銷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
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
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
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
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
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詭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
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五月乙丑羣至張而沒戊

通鑑卷三十

宋紀

英宗二

四

辰帝謂宰相曰朕欲與公等日論治道中書常務有

定制者付有司行之。呂公著知蔡州將行上言曰：伏見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報罷，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寔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秋九月壬子朔日，食詔宰臣舉館職。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英宗二

五

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槩不爲監。冬十月，以郭逵爲陝西四路宣撫使。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僉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丁亥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 十二

月壬寅立子頊為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穎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四年春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六謚曰憲

通鑑卷三十 宋紀 英宗二

六

文肅武宣孝皇帝廟號英宗帝自居睦親宅孝德著聞濮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諸子帝所得悉以與王府舊人宗室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主吏以告帝曰真吾帶也受之命殿侍鬻犀帶直錢三十萬亡之帝亦不問蓋自為皇子時而天下陰知其有君人之度矣即位而享年不永惜哉

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咏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

廣唐魏王泰窺覩神器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太子即位戊午大赦已未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
后曰皇太后丙寅復以吳奎為樞密副使戊辰宰相
韓琦曾公亮樞密使文彥博參知政事歐陽修趙鼎
判揚州富弼等進秩有差時琦為首相凡事該政令
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
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相體 二月乙酉

向皇后

立皇后向氏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
為穎王時納焉至是冊為后庚寅以所生四月十日
為同天節辛卯白虹貫日壬辰詔公主下嫁者行見

通鑑卷三十

宋紀

英宗二

七

舅姑禮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
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
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
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主行見舅姑禮著為令 三月

壬寅歐陽修罷修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

蔣之奇小以修議為是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為御史

衆因目為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

良孺有憾于修誣修以帷薄不根之謗達于中丞彭

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修杜門請推

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

道州酒稅修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癸酉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嘗居要近小人不得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取進士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通鑑卷三十

宋紀

英宗二

八

閏月癸未太白晝見

甲申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

謝罪因賜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邊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乃復直寇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旣自省於前辜復願堅于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庚子詔求直言 癸卯以王安石知江

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寧之命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乙巳詔以

孟夏將至正值農勞之時令監司戒飭州縣省事勸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英宗二

九

民力田程顥爲澤州晉城令富人張氏父疾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第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

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穎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尋爲丕變民欲辯訴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情事穎從容告語民皆感服邑幾萬室先時民憚差役役則相訴爲讐穎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穎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無強盜及鬪歿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穎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

通鑑卷三十

宋紀

英宗二

十

弗革者也夏四月丙寅御史中丞王陶謀欲易置

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當朝班爲跋

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爲過言詔陶爲翰林學士

司馬光爲御史中丞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

臣信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爲腹心天下至今

稱爲至闇之主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

布陶遂言奎附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

陳州而奎亦議調外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

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請侯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

吳奎名望素重於陶今與陶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

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係四方觀聽，舉動宜慎。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五月辛巳，以久旱命宰臣禱雨。

六月辛未，詔天下官吏有能知徭役利病可議寬

減者，以聞。乙亥，詔中書樞密細務歸之有司。胡宿

卒。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歷官觀文殿學士，致仕爲

人內剛外和，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篤。行自

勵，雖貴顯，常如布衣時。秋七月丙午，文州曲水縣

令宇文之邵上書指陳得失。八月丁未，朔太白晝

見。巳巳，京師地震。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九月辛

卯，以富弼爲尚書左僕射。戊戌，以王安石爲翰林學

士。辛丑，罷首相韓琦、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自御史

中丞王陶論劾後，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覲以間琦

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

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

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

「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

答。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

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

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

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

宇文之邵

罷韓琦

公亮不終

確論

力事君。成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

遂輟不為哉。言者愧服。召知蔡州呂公著為翰林

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命修英宗實錄。吳奎罷。知青

州陳升之罷。知越州。升之舊名旭。避帝嫌名。故以字

行。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並參知政事。

韓絳。邵亢。為樞密副使。趙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

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

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

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

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

通鑑卷三十

宋紀

英宗二

十一

必密啓。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癸卯。復以御史中

丞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

政府。帝不從。故罷光中丞。仍還經幄。呂公著封還除

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

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

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

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

罷公著。知開封府。冬十月丁未。富弼罷。判河陽。已

酉。張方平以父喪。罷方平所至。有政績。及與蘇洵游

遂為蘇軾所推讓。但黨宰相賈昌朝。參政陳執中。中

罷公著

罷富弼

方平不終

丞王拱辰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諫官錢明逸輩以傾
杜衍范仲淹併黜一時知名之士遂大失物望 帝

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 庚戌給陝西轉運

司度僧牒令糴穀賑霜旱州縣 甲寅預製資治通

鑑序賜司馬光令候書成寫入又賜穎邸舊書二千

四百二卷 癸酉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

山遂復綏州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第夷山請

降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各山路以金孟名山

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

以聞且欲因取河南海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卷二十一

十一

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

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

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徒

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

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

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初劾諤擅

典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

此始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迨十一月夏主諒祚乃

許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

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

仲諤復統州

諤亦任事

趙尚

尚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各山
 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
 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儲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
 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
 意妄作弃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陛辭曾公亮
 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負政
 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
 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
 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
 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弃樞密以初議

通鑑卷三十

宋紀

十四

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月言者交論种諤乃下
 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丙寅詔州縣吏並
 緣為姦致獄多瘦死歲終會死者多寡以制其罪著
 為令 是月郭逵劾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
 韓道善夏主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 杜鵑鳴于洛
 陽邵雍散步天津橋聞之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
 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春秋書六
 鷁退飛鸚鵡來巢使之也天下自此多事矣 孫
 沔卒沔字元規會稽人舉進士歷禮部侍郎跌蕩不

守士節歐陽修薦之評

才云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五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一

09955

52880

